

师道传承

□张理坤

小时候最崇拜父亲。他是村里第一位大学生，毕业后在一所重点高中任教。父亲的语文功底深厚，没几年就升任教务科长，前景大好。但因祖父母年事渐高，千里之外倚门悬望，父亲是独子，为堂前尽孝，他选择了举家返乡。

母亲放弃了原来的职位，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，一干就是三十年。村里老老少少几乎都是她的学生。母亲从未争取过表彰荣誉，只是踏踏实实坚守着那所简陋而狭小的学校。我和弟弟的启蒙课都是在那里完成的，砖砌的课桌、坑洼的地面、粗糙的黑板、朴素的老师，艰苦而快乐的生活，成了儿时最真切的回忆。

父亲本打算去县城师范学校继续当语文老师，恰好城区新成立急需人才，父亲便被安排到了宣传部，不久奉命组建文化馆，这一忙就是几十年，干得风生水起。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教师情结，虽然他的复出计划一再搁浅。但他毫不气馁，从教梦想仿佛一盏明灯，指引着年过花甲的父亲孜孜以求……

我酷爱语文，高考填报志愿一律是师范院校中文系，终于如愿签约一所重点高中，无巧不成书，正是父亲本打算去的那所学校。父亲不无得意地对我说：“看来是老天要成全我，由儿子来替我圆梦了。”

开学前，父亲郑重其事送给我一份大礼，我满心期待，结果搬来的是厚厚的一箱书。我迫不及待翻开一本，墨香清新的书页空白处写满了隽秀的钢笔字，原来是父亲多年来读书的批注。感动之余，我认真学习，透过高屋建瓴的理论，父亲的真知灼见也随之浸润我，这么多年下来近百本的读书笔记，凝聚了父亲多少心血啊！我如获至宝，在暑假里一边备课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，这一本本教育“专著”搭建了畅通无阻的桥梁，让我在工作之初能够平稳过渡，第一届毕业生顺利毕业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这些年我当面请教了魏书生老师、李希贵校长等一大批名家大师，走访了北京、上海多所知名院校，视觉、思想受到巨大冲击

的同时，灵魂不断受到洗礼。我站在巨人的肩头思考教育本质，操起了笔杆子，用心记录每一天的教育过程，写下星星点点的感悟，连缀成篇居然也积攒了几十万字。而我每一次成长的蜕变，都要归功于父亲的引领。

弟弟师范院校毕业，我把自己读书的心得一一讲述给他，还送了他很多专业书籍。先有父亲率先垂范，后有兄弟之间顺利交接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缘分真的很奇妙，一大家子人，三对教师夫妻，纯正的教师之家。而读书、教育俨然成了家庭成员的必修课，关乎亲情，关乎爱情，关乎生命历程中的每一寸足迹！

父亲用一成不变的执着点燃了教育的火种，母亲坚守农村教育几十年，桃李遍及周围整个乡镇，默默无闻有口皆碑。父亲没有实现的目标，我和弟弟们正在努力践行，和千千万万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一道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孜孜不倦，用无怨无悔的坚守成就伟大、非凡！

悠悠支教情

□刘小兵 文/图

每年的教师节前后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段支教的岁月，那么温暖，那么亲切，深慰着我的心田。

那是十年前的一个秋季，我作为教育系统的一名志愿者，来到了云南迪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当了一名支教老师。

那天，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和八个多小时的汽车之后，总算到达了其所支教的一所山区小学。一下车，校长夫妇就热情地把我接到家中，嘘寒问暖，让我很是感动。

安顿好我的住处后，第二天，校长又带我到所任教的班级，与四十多个山里的孩子见了面。

我教语文。这些孩子衣着朴素，自尊心极强，碰到学习上的疑难问题，往往都不敢提问，这导致他们常常学了新知识又忘了老知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一个月后，在一次单元测试中，全班仅有五名同学及格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我寝食难安，一时间内疚感和挫败感交织在心头，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。

校长看出了我的思想波动，及时地找我谈话，让我放下包袱，轻装上阵，并在教学经验和教育方法上悉心给予我点拨。孩子的家长也没埋怨我，而是向我反馈孩子们对我上课的评价。学科组长更是把几十年从事山区教育的心得，毫无保留地传授于我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我一边调整心态，



一边积极改进教学方法，在注重基础知识讲解的同时，还狠抓学生们的预复习环节。孩子们也蛮拼的，一改往昔怯懦的心理，不仅课堂上敢于举手回答问题，有时在课下也经常追着我问问题……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我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，终于在年底全校组织的考试中，以98%的及格率和80%的优秀率，夺得了年级语文成绩的第一名。

在支教的过程中，我与这些山里的孩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有一次在我上课的间隙，一名叫孙胜的同学突然晕倒。情急之下，我赶紧背着他往山下的卫生院跑。卫生院离学校足有一两里地，几名大个子男同学怕我累，硬是轮换着帮我一起把孙胜背进了卫生院。原来，孙胜为了给多病的爷爷增

加营养，把每天学校发给他的“爱心午餐”中的鸡蛋，都偷偷地放在书包里，带回家给爷爷吃，结果导致他自己长身体营养跟不上，患上了严重的贫血。孙胜的孝心感动了我，在随后的家访中，我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50元钱，买了一篮土鸡蛋送给了他的爷爷。让我有些意外的是，那年的教师节，孙胜受他家人之托，硬拉着我到他家，陪着我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教师节。

幸福的时光总是让人觉得短暂。很快，一年的支教期限到了。记得临行的那一天，几名班干部一直把我送到县城。当我即将登上前往市区的班车时，班长小海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蓝色的笔记本，说是全班43名同学送给我的纪念品。车子发动了，我打开本子，只见

名人笔下的《我的老师》

□鲍安顺

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如果你曾经遇到一位好老师，无疑是幸运的，他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在文学名家的笔下，老师们不仅教授知识，更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。哪怕是一件小事，对他们却意义深远。

莫言以《我的老师》为题，写文章说，他5岁上学时，穿着开裆裤，喜欢哭，下了课就想往家跑。当年，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中，听校长作漫长报告。莫言内急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一边大哭，一边往厕所跑去，还叫喊着，拉到裤子里了。学生、老师和校长都笑弯了腰，而一位高个子的女老师，赶到厕所，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，塞进他的裤裆里，让他赶快回家。很多年后，莫言才知道，自己的妻子，叫女老师姑姑，那姑姑人好，从没说过莫言坏话，还常夸他聪明伶俐，讲究卫生。

他还说，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男老师。那时兴在墙上刷标语，别人拿尺子、排笔，又是打格子，又是放大样，半天写不上一个字。而男老师拿起笔来就写，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，让许多人敬佩。莫言说，后来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登载自己的照片和手稿时，是很自信的，他的那点书写功力，全倚赖男老师所赐。

莫言上小学时，曾对一个同学说，学校像监狱，老师像奴隶主，学生像奴隶。学校知道后，给了他警告处分，差点把他送到公安局。之后，所有师生都冷落他，尽管他努力做了许多好事。一个夏天中午，学生们都在午睡，莫言怕影响别人，脱了木板拖鞋提在手里，赤着脚进了教室。这情景，被王召聪老师看在了眼里。事后，王老师在办公会上把这件事提出来，说莫言内

心良善，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。后来，莫言辍学回家，成了一个牧童，又到县棉花加工厂做了临时工。有一次，他从县城回家的路上，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，那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了，老师却让莫言坐到后座上，带着他骑了十几里路。莫言说，从那以后，再没见到过王老师，可是老师笑眯眯的脸，还有跃身翻过横杆的矫健身影，在他脑海里经常浮现，挥之不去。

魏巍也写过《我的老师》，回忆了他上小学时，有两位教师让他印象最深。一位是蔡老师，温柔和蔼，挚爱友善，让人亲近。另一位宋老师，要求严厉，性格粗暴，让人畏惧。魏巍说，他父亲在部队里，多年未归，不知死活。同学们常有人说他爹爹吃了炮子儿啰！蔡老师批评他们，还写了一封信劝慰魏巍，说他是心清如水的好学生。每逢放假，魏巍不愿离开她，回家后竟然在夜里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走。被母亲喊住时，他说，去找蔡老师！魏巍说，因为蔡老师，他的国语成绩好，学校让他跳级了。可是，他算术课跟不上，其中原因，主要是他害怕上宋老师的算术课。最令他羞愧不已的，是他常抄别人的算术作业，从高小到师范，他的这门功课最糟糕。

冰心的《我的老师》中写，她上女子学校时，因在家塾读书，国文读得很多，能写千字文章，只是算术很落后，被算术题弄得昏头眩脑，如踏云雾。她的一位女老师，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她额外补课，让她成绩飞速提高。后来，冰心模仿雅歌的格调，写赞美女老师的句子，记在英文练习簿后面，积了十几篇。她既不敢给人看，又不忍毁去，有一天却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，当众诵读。大家听了，都以为是写给隔壁校学生的，大家哄笑时，冰心又不便说出实话，只好涨红着脸，赶过去抢来撕掉。从此，她连雅歌也不敢写了，那年她十五岁。

冰心的那位女老师，至死未结婚。后来因牙疾死于上海，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。冰心是在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，车窗外掠过一大片枫林秋叶，那消失的艳红的颜色，让她忽然流下眼泪来，这是母亲死后，她第一次流泪。

世事万千，浮华散尽，唯有恩师渗透在心中的爱，永不褪色、历久弥新。

书海掠影



扉页上赫然写着一排工整的字迹——老师，我们永远爱您！本子里是每个孩子写给我的心里话。合上笔记本，耳旁仿佛又传来孩子们在课堂上琅琅的读书声，眼前似又浮现起与孩子们在校园里朝夕相处的身影。思念的潮汐瞬间冲垮了情感的大堤，那一刻，我的泪无声地流了下来……

岁月悠悠情意长。十年来，每到教师节期间，我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飞到当年支教的乡，想起那座青山环绕的学校，想起亲切和蔼的校长，想起那些刻苦勤勉的山里娃们，还有他们情深意长的家长。那次支教，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，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，并在我生命的行程中，写下了一段深刻而难忘的华章！

